戈壁滩上幸福村

游本凤

2016年10月17日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发射升空成功！可喜可贺。

记得二十多年前，笔者第一次进入神秘的酒泉基地参加航天产品飞行试验。人生第一次走那么远，一切都觉得好奇。当我们的专列缓缓驶进东风站时，一位航天老同志手指着前方一片绿荫荫、隐隐约约看到似有纪念碑矗立的地方，说，那里就是幸福村。

幸福村？我一下子愣住了。一路黄沙漫漫，鲜见绿色植物，这荒凉的戈壁滩上难得见识几个游牧人和蒙古包，哪里还有什么幸福村？老同志笑而不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题。

进基地后一段时间才释疑。当地人从来不叫东风烈士陵园的，口头语都叫幸福村。而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后生，初听无不觉得有点新奇或愕然。但再细想一下，回味一下，就感到释然。确实，这是一个妙不可言，却又意味深长的村名。是的，如果每个活着的人为事业为幸福而奋斗，如果每个死去的人曾经为国家利益和大众幸福而奋斗过了，那么，生与死的归宿结集于幸福的麾下，难道不是一个美丽的共识和结局？不由想到央视记者随机采访时的一句热词：“你幸福吗？”如果碰到我，我会很自豪地回答：我很幸福！躬逢盛世，结缘航天，事业顺畅，亲情相伴，我没有半点理由说不幸福。

但此幸福与那幸福毕竟隔着阴阳两界。

终于有机会去拜谒，方觉得幸福村是集聚英雄的地方。幸福村里拥有“村民”700多人，他们中既有功名显赫的共和国元帅，也有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的开国将军；既有为基地创业和建设立下卓著功绩的技术干部，也有连队里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兵。无论职位高低，无论身份贵贱，无论功绩大小，如今他们都回到了人生的终点，都一样魂归大地，静静地做一个“幸福村民”。多少年来，他们与风沙为伴，与荒凉为伍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大漠之魂。

基地人十分动情地告诉我们，当年基地官兵举行隆重迎接聂荣臻元帅英灵入住幸福村仪式时，也许是老天爷为之动容，竟破天荒地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。这对于年平均降水量仅43毫米，而年蒸发量却高达3413毫米的戈壁滩来说，真可谓天光显灵。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将军，则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的18勇士之一。

后来，我又多次去基地，也常组织队伍去探望那些寂寞的大漠之魂。因为我们航天试验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就是每次发射航天产品前，大家都必须去幸福村拜谒一下。天地冥冥间，我们敬献花圈，我们低头默哀。我们庄严宣誓，肩负神圣职责，不辱富国强军使命，用成功报效祖国。琅琅之声，苍天可鉴；铮铮誓言，荡气回肠。是的，我们既不能忘却那些开创基地伟业的奠基人，我们更渴望地下英灵保佑航天产品飞行成功。

基地如今已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载人航天飞船发射之地。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号飞船，从杨利伟一人飞天到女航天员等多人飞天，目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做到了十全十美。即十艘飞船加十位航天员（共12人次）。目前天宫二号已经升空，迎接两位新航天员入驻，并创造中国航天员驻留太空新纪录。辉煌成就，世人共睹，充分彰显了我泱泱中华综合国力和赫赫国威。倘若“幸福村民”地下有知，他们定会露出幸福的笑容。

跟着画中人去登高

沈嘉禄

重阳节那天，诸烨兄送我一盒沈大成的重阳糕，又请我欣赏一组画。这是戴敦邦先生为他创作的人物画，第一幅是《诸先生登高图》，面画中，诸烨正在兴致勃勃地登高，层层石阶从他脚下延伸至山顶，山道两边雏菊成群、红叶满阶，似乎有风吹来。诸烨一身素简的古装，头戴宽檐斗笠，脚穿布袜芒鞋，手持一根藤杖，杖首悬一具葫芦。

这幅画真是令人畅怀。诸烨借由戴老的生花妙笔，翩然重返晋唐田园诗的美妙意境之中，也是今天许多城市人所向往的闲适乐园。诸烨是沪上一位文化推广人，同时也是一位收藏家，几十年来热衷于字画、玉器收藏，成绩斐然。他请戴老创作的这几幅作品，好比“命题作文”，请戴老以自己的形象入画，并且画成古人的模样，玩一把时空穿越。

这个主意居然引起了戴老的极大兴趣。戴老素来重视文化传承，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民间习俗也一直是他的灵感源泉和表现题材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笔下的财神、灶神、土地公公等，常常就以自己为模特儿。于是戴老很快就画了这幅《诸先生登高图》，还寄语他“更上一层楼”。

画好后戴老不过瘾，又乘兴创作了两幅古装画，一幅是《诸先生行乐图》，一幅是《诸先生品茗图》。在前者中，诸烨兄端坐在芭蕉叶下，右手执一柄折扇，左手在膝盖上轻轻打着拍子，摇头晃脑，一副怡然自乐的样子。身前一张矮几，上置青瓷执壶一具，身边还有两位美女，一弹琴一吹箫，明眸皓齿，粉腮红唇，衣袂飘飘，楚楚动人。后者呢，诸烨兄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手持团扇，举杯小啜。面前也是一块石头，上面有一卷线装书翻至一半，一柄梁溪紫砂壶配了两只细瓷压手杯，还有一盘樱桃略作点缀，左侧还架起一具红泥小火炉，正煮着一壶甘泉。身后立着一座颇有姿态的假山，一丛剑兰和一团昌蒲在绿阴中陪衬到位。

中国的人物画贵在传神，贵在意境。戴老的人物画不仅形象饱满，神态逼真，而且布局疏阔，意境高远。戴老有西画功底，早年就非常注重人物写生，甚至研究过人体解剖学。二十年前我在田林新村戴老的寓所采访他时，他就跟我谈起：“徐悲鸿、蒋兆和两位前辈大家的人物画为什么生动感人？就是因为他们将西画的一些技巧引进中国人物画中，他们是接受过人体素描训练的。今天，中国的山水画发展得已经很成熟了，唯独人物画还没有总结出一套程式性的技巧。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人体解剖学这堂课。任伯年的人物画堪称一绝，人物比例都很准确，他还搞过雕塑呢。陈老莲画的《水浒页子》也给明末清初的画坛带来了清新空气。他以富有创新笔墨，表现‘伧父屠法’的平民生活，拓展了人物画的题材。”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戴敦邦从连环画创作拓展到根据古典名著创作的系列人物画，不仅为中国画的艺术长廊增添了数百位栩栩如生、性格鲜明、富有时代气息的人物，赢得了“当代任伯年”的美名，还为中国人物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。前不久我在闵行中国书画院上海院参加戴先生的作品研讨会，与会的评论家和画家对戴敦邦的人物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有位画家还透露，当年范曾初次见到戴老时就不得不坦承：“我临摹过你的作品，有些地方就是偷你的。”

诸烨兄请我分享的这三幅作品，正是戴敦邦先生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完美体现，而且让描绘对象穿上古装，使之置身于唐诗宋词营造的优雅环境，戏剧性地再现历史场景，实则表达的是当代人重返田园生活、追求内心宁静、与大自然休戚与共，进而抵达物我两忘境界的希望。

“善微”亦可赞

吴乃良

我居住的老镇老小区，今夏因镇区大规模实施污水治理，小区内道路『开膛剖肚』，居民进出一时举步维艰。其间的一个周日，我无意俯瞰到，有一下肢残疾男子，手摇残疾车，沿施工临时辟出的便道颠簸着缓缓而行，十分吃力。只见他竟在小区内的垃圾箱旁停了下来，挺直上身，将一袋垃圾高高举过头顶，放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。之后，调转车头，沿原路返回。

一位以车代步的残疾人，在小区道路施工、路面条件很差的情况下，仍然坚持『垃圾进箱』的行为深深地打动着我。我想到了同住一幢大楼身患癌症动过手术的八旬老人陆大伯，和因患心血管病装『支架』的杨阿姨，他们时常提着装有自家生活垃圾的马甲袋，迈着蹒跚的步履去垃圾箱倒垃圾的身影；同时，我也联想到了同样居住在这一个小区的几个年轻人，时常将垃圾袋随意丢弃在临街大楼门口，当有人向其指出不妥时，他们大言不惭：『放在这里让马路清扫工收拾好来，这是他们的工作』……

垃圾进箱，微不足道，岂能因其『善微』而不屑？其实，现实生活中这类的『善微』小事俯拾皆是，以公交车为例：出站时，看到有赶来的乘客等一等，高龄老人上车尚未入座时，车辆起步尽可能缓一缓；乘务员遇有上下车不便的乘客时，主动上前扶一扶，见有携带行李的，帮忙提一提；在有条件的公交站点，为马路环卫工人提供歇脚、饮水、进餐的方便……这一系列的『善微』之举，不断地擦拭着城市的窗口，弘扬着社会的人文风貌。

『善微』亦可嘉，不要忽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『善微』之举。行个人之小善，积社会之公德，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种需要啊。

灯花

天边的因纽特人小镇

陈宪

在常年冰川覆盖、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格陵兰岛东部，人迹罕至的北纬69度的严寒荒原地区，有一个名叫Ittoqqortoormiit的小镇，坐落在一浅浅的海湾峡口。小镇说大很大，是格陵兰岛东海岸最大的人类居住区；说小很小，人口总共只有200来个因纽特人。

人类居住此镇历史，迄今不足百年，最早只能追溯至1925年。起因是那时挪威拟对没有人迹的格陵兰岛东海岸，提出主权主张。领土不论肥沃与贫瘠，一旦分争就会刀枪相向。因此丹麦派驻格陵兰岛总督闻讯，立即从相对适合居住的西海岸派出三个因纽特人，试探性地居住格陵兰岛东海岸——后来命名为Ittoqqortoormiit的地方。总督的逻辑非常实用且符合法理：借此就能雄辩地证明——格陵兰岛东部，“自古以来是因纽特人的家园”，是丹麦领地，挪威休想染指一寸土地。

格陵兰岛现为世界第一大岛，有217万平方公里，但84%的面积是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冰川，其中中部冰川最高达3公里称之冰盖，所以东西南北不连通。因纽特人居住区集中在西海岸南部地区，目前约有5.6万人，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.14人；北海岸和东海岸的大部地区，不适宜人类居住，迄今都是人迹罕至的严寒荒原。

幸运的是，一年后，即1926年格陵兰岛总督发现那三人还活着，所以又迁徙70名因纽特人至Ittoqqortoormiit，其后经过经年累月地发展，该地升格为“镇”，格陵兰岛东部也无可争议地成为丹麦领地之一。

小镇地理：南面是海，东、西及北面为山坡，其中东西向较长，南北向狭窄；房屋散落在山坡上，因外墙都涂上五颜六色的色彩，在荒凉的冰原世界，格外有视觉冲击力。小镇成年男性都是以狩猎为生，猎杀驯鹿、麝牛等动物，也射杀北极熊、独角鲸、海豹等动物。另外政府也给予生活补贴；成年女性操持家务为主，但也会猎杀动物。小镇人口虽少，但公共设施较全，有教堂、幼儿园、学校、体育馆、医院、气象站、直升飞机停机坪以及超市、储油罐等。其中学校位于小镇的最中央；教堂伫立在学校正南方的海边，墓地位居学校北面山坡之顶；小镇市政中心安置在小镇西部；市政中心的西南方向濒海之处是医院；小镇西北的山顶上有直升飞机停机坪；气象站坐落在小镇东部。出乎意外的是，小镇西北山凹里，藏有一片种植人工草地的足球场。

小镇有不少人家拥有四驱摩托作为交通运输工具。我遇见过载有小孩的四驱摩托，在碎石路上行驶，很是拉风。小镇上有大型储油罐，但我未见加油站。需指出的是，小镇甚至整个格陵兰岛都没有公路，只有人多了踩踏出来的原生态的碎石路。因此四驱摩托的实用范围，其实仅限于小镇里。最有效的较长距离的家用交通运输工具，还是雪橇犬。据我观察，家有雪橇犬者，一般拥有八至十只雪橇犬。

根据学校位居小镇中央的“镇建”布局，彰显因纽特人教育为本的价值理念。看来人不分肤色与种族，居住不论怡人城邦还是严寒荒原，教育为本，天涯同此理。

桂林独秀峰

高元兴

在桂林山水画长廊，有多少奇山秀水挥毫举笔，为这座大自然画廊泼水墨，点诗韵。而独秀峰，更以南天一柱为椽笔，画出罕见大美之景观。

如此奇峰，造化神功，堪称风光独秀，因而以独秀峰名之。

多么奇特呵，桂林素以“山水甲天下”传世，独秀峰又是桂林山水之最美。

风景之中最风景，瑰宝之中更瑰宝。一枝独秀，万峰仰慕。

可是，天下风景，各具特色；天下山水，各孕风韵。

东岳泰山有其雄，西岳华山有其险，北岳恒山有其幽，中岳嵩山有其峻。还有黄山之美美在云，庐山之美美在松。而南岳衡山也自独秀一方，秀色满眼，秀色可餐。

是啊，千古江山，神州大地，无限风光蕴其间。即使一帧风景小品，也有美的珍视，爱的向往。

而所有的美都是有个性的，在每个人的眼中也都是独特的。

你有你的审美价值，我有我的美之标准。

而真善美合一，则是人类最高境界。

因而，世界没有绝美，天下也没有真正的独秀。

七夕会

信念之光

水水

《信念之光》这幅照片，是我学习摄影以来自己觉得最满意的一幅之一。

因为职业的原因，我有很多次出去的机会，这次刚好5月底去西藏和昌都旅游局谈合作。在去然乌镇吃饭的路上，远处雪山之下有个寺庙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，远远看到好几个当地的藏民在转经筒。我的脑海里立刻展现的都是一幅幅美美的画面。我当下决定，放弃去吃饭的计划，要上山去。在平均海拔3600米的高原上，爬山是件很辛苦的事，但决定了，我已忘记了高反带给我的不适。

等我爬上山，刚好夕阳西下，柔和的光线更加有利于拍摄。可是，真当我看到信众虔诚的朝拜时，我放弃马上拍摄的想法，我不想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破坏了这份宁静，于是跟着转经的队伍，近距离地用心去观察他们的虔诚。此刻，我感觉到我真正理解了信念带给他们的力量：一个藏族老奶奶腿脚不方便，但她还是一遍一遍地坚持着祈祷。这得要多大的毅力啊！

由于我刚才爬山有点急，出现了高反。我找了块石头坐下，看着信众一圈圈地在转着经筒。

此刻太阳快下山了，为了不错过这个画面，我决定拿出相机。为了更好地容下所有的元素，我采用广角镜头，这样，远处的雪山、寺庙的转经筒，还有天空，都能装入画面。因为我处在逆光的位置，太阳虽然快要下山了，但高原的阳光依然比较强烈，于是我用小光圈。小光圈的好处也为了保证景深范围，这样既能把强光拍成星芒，又能保证其他元素也能拍摄清楚。为了减少对拍摄对象的攻击性，用低角度。等老奶奶刚好走到我的画面的1/3处，身处逆光位，光线刚好投射在老奶奶身上，使得画面的人物有了轮廓光，增加了人物的立体感，此刻，我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。

当回放拍摄画面时，我发现，除了星芒，还有光晕，非常漂亮，更增加了画面的意境。我兴奋极了。

我研究了一下光晕的由来，原来我刚才和信众们一起转经时，手上碰到了酥油，一不小心在拧镜头盖时搞到镜头上了；再加上光线的折射，才有了这份惊喜。后期做成黑白，是因弱化无法规避的元素如电线竿对视角的影响，也为了更加增加藏传佛教的神秘感。

这张片子的偶得，我更加深刻地懂得了，生命的风景，就要学会懂得顺应自然，拍摄要懂得尊重别人的生活，也许下一秒会收获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！

摄影